



評「孫子新研究」

李浴日著 世界兵學社發行

程靖宇

李浴日先生以前關於孫子的著作，我曾在本刊介紹過，這一次來南京看了世界兵學社新出的「孫子新研究」，旅途寂寞，一兩天便細細看過了，不禁又想說幾句閱讀本書的感想。

孫子兵法，西方和日本的學者研究的著作很多，而我國除有名的十家註以外，近代學者直道「世界兵學」創刊以後，才特別的提倡研究，本書著者便是研究孫子遺蹟最深的專家。這書新研究的「新」觀念，便是用近代西方和東方的學者研究孫子的著述加上這回二次大戰的戰爭原理的實際應用，來適合這位古代中國兵學大師的百世不移的原理，當然這個觀念是最新的。

本書除將西人（尤其英譯）的孫子譯文，擇要列入，關於日本學者的研究心得；西方兵學的主流克勞塞維茲的大戰學理及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的思想都隨時拿來作印證。這些都是已經成熟的歷史資料，尤可貴的是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材料，來解說「孫子」。

我現在舉本書一百二十三頁為例，作者在「軍爭第七」的「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一行下，說迂迴作戰，會為現代蘇聯軍事家普力特孟氏所否定，氏以為迂迴作戰是向敵之一翼或兩翼激底給予敵以側面攻擊，是一種迅速地決定地殲滅敵人的戰法，而這個戰法的條件是「機動的祕密」與「急襲」。但近代空軍空中搜索力量之大，已不容有「機動祕密」的存在，而交通工具又進步異常，百萬大軍與百萬大軍之戰，包圍的行動，很快地就會暴露出來，敵人可利用快速的交通機關而輸送大軍於包圍的攻擊方向，其結果，包圍變成正面衝突，所以這時包圍軍方面，反陷於危險的狀態。這是蘇聯學者對迂迴作戰的新看法。李氏說：「在這次戰爭中，德、日仍使用迂迴戰法，尤成爲日軍的慣用戰法，舉凡上海之戰，徐州之戰，桂林之戰，莫不出此。」這是拿日本在東方的戰例來印證；又說：「又如德軍對英法比聯軍的作戰，他則避開馬奇諾防線的正面，而從其延長線急速地突破色當，跟進即向英法海峽地帶作深遠的迂迴。結果迫使法比兩軍全部投降。而英軍則演出敦克爾克狼狽撤退的悲劇。」這是拿歐戰的例子。又作者在火攻篇中，將原子彈，火焰防線等材料來證明孫子的原理，更爲別開生面。

無論研究任何學問，最不要犯固執不化的毛病，上面引的蘇聯學者對迂迴戰的觀察，是有他的心得的，李氏的引證德日近年的戰例，也是根據事實的，把牠們通通放在一起，使讀者再來細細觀察孫子原來的學說用字，則所得的益處是雙倍的。科學的精神是真實的事實，由真實的事實，來推出一個明晰的原理，而定理常常不一定是絕對的，尤其人事科學與自然科學不

理一件平常的事情，他是兼有一種大膽的行動的勇氣的，可是要他處理一件非常的事情，他的勇氣與智力却是分開來了。這在現實的實際世界裏面，我們也是時有見到的。而且勇氣之出，實在說，還是由于感情的支持，比由于智力的支持多得許多，縱就在智力之中能够發生勇氣，那這勇氣還必須由其智力通過于他的感情，然後才能支持到一個相當的時間。所以在這之間，這智力的勇氣，牠是由于那個人的智力通過了于他的感情，再由感情支持着他的智力指向他的智力的一個特殊的方向在發展着的。而這種指向于他的智力的一個特殊的方向，也自然是要通過了他的精神上的膽力是無疑的。這樣，這一種由智力而來的勇氣，我們就可以稱牠爲頭腦的勇氣，爲了統帥具有這種頭腦的勇氣，他在有時候爲着整個國家或爲着整個戰爭的利益着想，他一定力排衆議，不能隨着羣衆的輿論，而將自己這勇氣壓服下去。他明知道這也許是一種冒險的舉動，但精神的眼力已經使他看出了冒險以後那點光明籠罩着的所在。他有這把握，而這把握絕對不是含有魯莽的或近于幻想的憧憬存在着的。據說如今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議院對於進攻歐陸的報告，很可以做爲證明。邱吉爾首相當時報告說：「如果有人主張我們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或秋季對歐洲大陸施行有效的進攻，這固屬是不通之論，而我們在實際上，也是沒有這種可能。無論與論或任何方面，對我施以何等的壓力，但我以主要負責者的身，斷不能贊同這種使我相信必將無

同。看事物好像看一個水晶體，要方面都顧到。羅素在其研究一九一四以前百年來歐洲政治背景的名作「自由與組織」一書，充分的表現了這種史學眼光。

本書最難寫的是總論，這一篇，在使學者對於孫子的學理和成書的歷史作一個概括的鳥瞰，凡是一件歷史的事實或學理的全部精采作一個介紹，都是最難下筆的，而作者在這方面的確寫得很精彩，而引證材料尤其豐富。文史學的部分，原本着重「證據」，胡適之師最近主辦大公報的文史週刊，便提出了這一個基本的治學觀念，李氏對於孫子之學，在目前國內當然是一個專家，因此本章總論，纔能夠有這樣完整的敘述和論斷。

三年前我在本刊主張我國應仿德國大學的辦法，在大學內設兵學科，使大學的學生能够知兵。兵學之在中國古代，原爲士大夫所必習，「不教民戰，是棄之」是出自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他是真正懂得戰爭的重要性的。在儒生和天演的立場來看戰爭，「適者生存」的「適」，當然是包含有戰鬥意義的。活的人類，好難談到「沒有戰鬥」！自古至今，戰鬥總是不戰鬥安全些！我是參加過戰爭的文人，我比軍人更感覺到戰爭的訓練是人人必需具備的。沒有兵學的知識，又豈止戰爭上失敗而已？

孫子一書是中國遺留下來的遺產，雖然戰爭的工具永遠在進步，先哲遺傳的戰爭學理，則不容易打破，因爲活動的人類技巧和應付事物的基本原理，千百年也不會輕易改變，因爲這門學問是從哲學和心理學發源的。我們很慶幸有這樣成熟的遺著，尤其是牠的完整和精深這是國內最新的一本兵經研究，同時在最近的東西洋學術界，怕也還來不及有同類的著作出現，我特別鄭重的介紹給軍界友人和非軍界的讀者。以後的中國軍人，將和歐美的軍人一一樣，其學問是博大精深的，這裏的「學問」當然是指軍人的學問——兵學——而言。最後還有敬請告讀者：該書初版錯字頗多，現聞作者經已改正，又添加不少新材料，刊行再版本了。

致大禍降臨的行動，以圖逞快于一時。雖然我也知道這種壓力的用意是如何良善，情緒是如何高尚，可是我偷如不以大局着眼，竟聽信這種壓力的驅使，做出輕舉妄動，且係極爲可恥的另一種叛國的行爲，那我一定是不必顧及羣衆的要求，讓他們在咒詛我好了！

我們讀了邱吉爾首相這一段的報告之後，我們雖然知道他現在並不是英國名義上的統帥，然而我們很敬佩他確是具有做爲統帥的條件的。他這種不顧輿情的坦白的自述，實際上正是他的那種頭腦的勇氣使他在如此報告着的。

第三、一個統帥既然有了精神的眼力，又有了頭腦的勇氣，那將對一個統帥以他的頭腦的勇氣提出了不顧輿情的指示的時候，這輿情將對他起了一種怎樣的反感，他這時候沒有極理智的自制力，那他也許就和這輿情妥協，而將他自己以上的兩個條件都抹殺掉了！戰爭，他本身是一種危險的行爲，他不但要對每個戰鬥員是無情的，而且對於統帥，也擺起無情的面孔。做爲統帥的人，倘如偶不經意，在戰爭本身的行爲上，或在戰爭所含的政治行爲上，稍許指導不正確一點，這使這戰爭的後果，一定到了不堪收拾的境地。而且這還僅是以輿情的反感而言，一個統帥在戰爭裏面，對於敵人頑強的抵抗，或在事先未曾預料到的敵人其他的措置，再因這敵人其他的措置而引起輿情上更大的反感，那往往也是有的。於是，他在這時候，也許他自己竟會懷疑起自己那已經具備着的精神的眼力與頭腦的勇氣來的，他如果沒有極理智的自制力，他就將他的優良點，完全由他自己毀滅掉了！所以他在這一頃刻，必須更要有極理智的自制力，在他的感情將成爲一個線索的弱點上，在他的意志活動的繼續不斷的時辰上，都以極理智的見地在克服牠。雖然他偶而感到胸中有些混亂，然而在這混亂之間，他應該爲自己留有智謀與遠慮的餘地。他守着自己的信念，把所有的過失都做爲並不偶然的事件來看待。他永遠懷抱着樂觀的態度，把時間空間打成一片，每一種惡劣的轉變，都要在這整個一片的時間空間上面求出牠的後果的成數，究竟將是正的一面，或是負的一面。然後再以新的另一種的對象之加入，他在漸漸地修正他的或如強他的原來的計劃，使他自已時時刻刻處在冷靜的反省之中，那他才可能應付外來一切的事變。而這一種極理智的自制力呢，牠雖然是一個人人的修養而來，但實在，却出于他的天賦的異秉，是更特出一